

说是作者诗化了的生活感受。彭丽天，这位由闻先生邀上诗之路的作者的诗，在艺术个性、艺术技巧、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。象《别》这样的诗篇，显然是师承闻先生讲究意境，追求“音乐美”的典型之作：

太阳照上山头了，
令令
得得
我挽着马儿走了。
得得
令令
我为什么躊躇，啊，莲那？
我忘了什么？
我失落了什么？我说不出。

此景此情，加上一唱三叹的旋律和象声词的运用，把抒情主人公难以言说的别离“失落感”渲染出来了。《忆》诗画合一，绘画美特别突出，试看诗的后一节：

当你的额后白发靠近了夕阳的窗口，
静听有谁来敲这寂寞的门户，
想起往事就是愉悦的一缕风，
掀起无数重彩色的窗帘，光影里

飞起了那一只来回玄燕，是忆。

这里，把抽象的情感活动，描成了一幅新颖的图画。在艺术的构思、想象、表现手法上都有新意。闻先生对此诗集的肯定，正是从诗歌艺术的发展角度肯定它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处。闻先生在此之前作的《烙印·序》（1933年7月），和在此之后作的《西南采风录·序》（1939年3月），都强调诗的社会价值，在四十年代作的《时代的鼓手——读田间的诗》，更是突出了诗在民族危难之际的“战鼓”作用，而《晨夜诗度·跋》侧重肯定其艺术。这表明闻先生的诗歌思想的丰富性。闻先生诗歌思想虽有前后期之分：由注重诗的内部特质（如诗的“三美”，诗中的时代精神，地方色彩等），转向强调诗的外部社会价值，但《晨夜诗度·跋》的出现，无疑给我们两点新的启示：其一，对闻先生这样的大作家，要注意全面的研究其论著，切不可仅仅根据部分文字作判断。其二，对闻先生这样影响较大的作家，要注意发现那些受其影响，与之诗风相近或相似的诗人和作品。

《晨夜诗度·跋》浸透着一股溢于言外的温爱。表现了闻先生对一个无名诗人的真切的关怀和无私的支持，是我们研究闻先生文艺思想、诗歌理论，以及人格和品质的重要史料。

《晨夜诗度·跋》

这是一个人六年中的成绩，其间也并未以全副精力费在这上面。但这里有独到的风格，有种种崭新的尝试。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，这里有着的几条蹊径，似乎都未经人涉足。正因旁人不走，道上许太嫌冷落，所以这本书的出世，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，说得郑重点，便是作个介绍。然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走任何道都无兴趣的人呢？说来却是一段因缘。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，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，自己热心作，也热心劝别人作。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，总算是因为我

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。不料把他（还有不少别的人）邀到了那里之后，我自己却抽身逃了。我之变节，虽有我的理由，但想起这些朋友们，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。现在丽天愿意将已往的收获印出以告一段落，便为替自己赎罪计，我也不能不趁此说几句话。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！

闻一多

民国二十六年，四月，六日。